

「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壯士們！精誠奮發橫掃嫩江原。」

——抗聯名將李兆麟《露營之歌》



A25 ■責任編輯：陳振傑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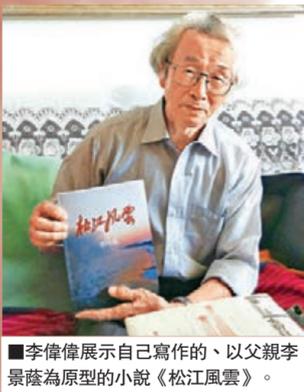
抗聯後人憶西征 三萬部隊剩兩千

凍土下刨挖野菜根 雪水煮樹皮裹腹

「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壯士們！精誠奮發橫掃嫩江原。」抗聯名將李兆麟將軍填詞的《露營之歌》至今聽來仍悲壯激昂。「九一八」事變後，伴隨中華民族長達14年的抗日歲月，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端艱苦的作戰條件下不屈不撓、奮起自衛，十數年裡牽制了數十萬日偽正規軍，在中國的革命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偉大功績。本報記者日前追隨先烈足跡，重走抗聯征途，尋訪英雄後人。「抗戰勝利都已經70周年了，抗聯戰士的子女最年輕的也得70多歲了。」英雄後人的一句話讓記者深感時間緊迫，那些交織着血與淚的抗日事跡應被更多人記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毛絮薇 瀋陽、大連連線報道

這是一個書香之家，客廳的油畫韻味十足，書籍、字畫以及散落在客廳角落的畫架裝點着這個家。這裡的主人是80歲的遼寧大連理工大學建築系退休教授李偉偉。李偉偉的父親就是中國抗日名將、東北抗日聯軍第11軍第1師師長李景蔭。李景蔭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與抗聯志士並肩，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爬冰臥雪，最終迎來了抗日勝利。在回顧父親的戎馬一生時，李偉偉口中那些冰天雪地裡的與敵周旋、叢山密林間的智勇殲敵都讓人不禁動容，特別是悲壯的西征，鑄成了「東北抗日聯軍用生命和血性書寫的一曲最為悲壯的詩文」。



■李偉偉展示自己寫作的、以父親李景蔭為原型的小說《松江風雲》。

皮，以雪水煮了充飢。可憐那十幾匹伴隨戰士出生入死的戰馬，也餓成了「皮包骨」，為了活命，戰士們咬着牙殺掉了戰馬，和着淚吞下了馬肉。東北抗日聯軍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人類難以忍受的艱苦條件下支撐着繼續前行，飢餓、傷病和死亡的威脅無情地折磨着抗聯將士。李偉偉這樣回憶起西征會合時的場景：「這段抗戰史上最艱苦的轉移，使得三萬多抗聯隊伍，僅餘一兩千人。當滿身破敗棉絮，面黑毛長的李兆麟、李景蔭等人與黑嫩地區先頭部隊匯合的時候，這些英勇殺敵，流血犧牲不眨眼的抗日英雄們抱頭痛哭。」

零下40度 生火也奢望

1940年前後，日本關東軍實行「集團部落」和「三光政策」，一方面割裂人民對抗聯隊伍的給養；同時迅速增兵剿殺抗聯戰士。為保存實力，東北抗聯被迫西征，跨過冰封的小興安嶺向黑嫩平原挺進。

李偉偉神情凝重地回憶起父親的西征：由抗聯總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後任第三路軍總指揮）和我父親率領的是第三批西征軍，森林裡儲存給養的密營已被破壞殆盡。抗聯隊伍後有追兵，前無救援，戰士數量，有失無補。甚至在零下40攝氏度的嚴寒中，為隱藏行蹤，生火取暖都成為一種奢望。穿爛的牛皮靴鞋早就被煮吃掉了。為了裹腹，西征的將士不得不刨開一米多深的積雪，大海撈針般在皚皚雪原下摸找凍蘑菇，從硬如鋼鐵的凍土下刨挖野菜根。把外層樹皮扒掉，刮下貼近樹幹內側稍嫩一點的樹

抗聯第三路軍戰鬥序列暨主官

總指揮 李兆麟

總政治委員 馮仲雲

三軍	
軍長	政治部主任 張蘭生
六軍	
軍長	李兆麟(兼) 政治部主任 馮仲雲(兼)
九軍(郭鐵堅部)	
十一軍(李景蔭部)	

註：李偉偉根據北京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內的展板整理

參謀長妙計 擒敵40多人

如果說西征更多的是與大自然的較量，那麼與日本侵略者的較量則更需要有勇有謀的將才。李偉偉向記者講起了一個至今流傳在當地的父親智勇抗日的故事。

謝大屯是個大村莊，駐有一個40多人的偽自衛團，村莊周圍建了圍牆，牆上修有炮台，牆下挖有護城壕，易守難攻。抗聯獨立師一直想拔掉這顆眼中釘，卻苦於強攻代價太大。

一日，師長祁致中與參謀長李景蔭研究作戰策略，李景蔭的一個妙計令祁致中高興地直拍他肩膀。第二天上午，謝大屯子外的田野上響起了激烈的槍聲，正在守城的自衛團看見十幾個抗聯的騎兵，被一隊警察騎兵追得落荒而逃。後面的警察邊追邊開槍，前面逃跑的抗聯戰士連續有十數人落馬被俘。圍丁正在牆頭議論間，牆下警察已經「押着」抗聯戰士來到城下叫門。守門圍丁為了沾「活捉抗聯」的光，迅速開門迎進。剛才還被押着的「俘虜」，轉眼間變成了生龍活虎的抗聯戰士，守門圍丁還沒反應過來就被繳了械。

李景蔭又率二十幾個戰士悄悄撲向圍防所。不一會兒，傳來兩聲槍響，只見李景蔭押着一隊狼狽不堪的圍丁過來了。原來，那兩聲槍響，一聲是偽團長打的，另一槍是神槍手李景蔭射殺他的。這個易守難攻的堡壘，在李景蔭的妙計下，抗聯隊伍只費了幾顆子彈，就繳獲了五十多支步槍、一挺機槍和幾千發子彈。



■李偉偉珍藏的一張全家合影，前排右為李景蔭。

李景蔭祖籍山東 扎根富錦

李景蔭，1904年出生，1968年因病逝世。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第十一軍第一師師長和抗聯第三路軍龍南指揮部總指揮。官方資料顯示，李景蔭是黑龍江省富錦縣人，其子李偉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鄭重強調：「我父親本是山東人，富錦是他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日戰鬥和生活的地方。」

李景蔭早年參加自衛團保衛鄉里。「九一八」事變後，追隨李牧加入吉林自衛軍，參加了抗擊日軍的哈爾濱保衛戰和依蘭阻擊戰，因勇敢善戰，晉升營長。後因義勇軍潰散，無奈回到富錦的李景蔭苦於無抗日隊伍可投，報國無門，彷徨迷茫間，被地方工商界推薦做了偽警察大隊長。在此期間，與潛伏在富錦的共產黨進步人士張甲洲來往密切，對日後抗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八」事變後，追隨李牧加入吉林自衛軍，參加了抗擊日軍的哈爾濱保衛戰和依蘭阻擊戰，因勇敢善戰，晉升營長。後因義勇軍潰散，無奈回到富錦的李景蔭苦於無抗日隊伍可投，報國無門，彷徨迷茫間，被地方工商界推薦做了偽警察大隊長。在此期間，與潛伏在富錦的共產黨進步人士張甲洲來往密切，對日後抗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兒學步即送走 十歲始相認

說起父親的智勇故事，李偉偉常常手舞足蹈，而回憶起父親與自己在一起的點滴記憶，他卻始終留有遺憾。「我十歲時，見到我爹，我媽說叫爹，給爹磕頭，我還不好意思叫，我也不認識他啊。」

李偉偉的回憶中，父母感情很好。當時他和二哥剛剛會走路，啾啾學語，李家在富錦地區生活雖然不是大富大貴，但溫飽總不成問題，但李景蔭為抗日救國投身抗日聯軍而無後顧之憂，忍痛將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送到這方親戚家。「我們兄弟三人和母親從那時候開始

了流浪逃亡的生活，數年後才再見父親。」陷入沉思的老人，停頓了片刻直言道：「抗聯將領在建國後職務普遍不高，我父親是師長，獲委任當過代軍長，抗聯三路軍時期是龍南的總指揮，但建國後的職務也是很低的。」這一番話並非出於抱怨，老人道出原委：「在建國初期，對東北抗日聯軍宣傳得也並不多。現在我說這些，是想告訴生活好起來的年輕人，玩玩樂樂是可以的，但是民族的歷史不能忘記，民族英雄不能忘記。」老人的話，擲地有聲。



■解放後，李景蔭（後排右三）先後擔任富錦地區專署保安處長、公安局長、雙鴨山礦物局副局長等職，1968年因病逝世。毛絮薇 翻拍

鄧鐵梅率自衛軍打游擊

在位於本溪滿族自治縣湯河東畔的國內規模最大、史料最全的東北抗聯史實陳列館中，館長張鵬一向記者展示了1,000餘件珍貴的抗聯照片、史料、實物等。他帶記者來到一個簡陋的茅草屋前，這裡便是復原的鄧鐵梅烈士故居，其中木格的窗戶和陳列的藥壺、算盤等都是鄧鐵梅當年用過的實物。

在張鵬一和遼寧文化遺產保護志願者團隊的幫助下，記者見到了至今仍住在本溪縣磨石峪村鄧鐵梅故居的後人——他的侄子鄧忠環。他以鄧鐵梅豪言「五尺身軀何足惜，四省土地何時復」為開始，向記者回顧了鄧鐵梅

當年英勇就義的英雄故事。1892年出生的鄧鐵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和好友雲海清在鳳城縣顧家堡子召開了東北民眾自衛軍成立大會，他任自衛軍司令，此後成為當地建立較早、影響較大的一支抗日力量。1932年12月至1933年4月，敵人糾集大批兵力圍剿，此時已聲名遠播的鄧鐵梅及自衛軍為保存力量，部隊進入深山密林與敵開游擊戰，整日在冰天雪地的山林中遊動及至彈盡糧絕陷入重重困難。1934年5月間，常年征戰讓鄧鐵梅身患重病不能隨軍行動，在秘密回老家養病時被叛徒告密，1934年9月28日夜，鄧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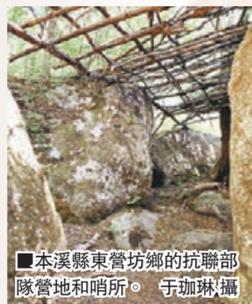


■抗聯史實館中復原的鄧鐵梅烈士故居，木窗和陳列的藥壺、算盤等都是鄧鐵梅當年用過的實物。于珈琳攝

話你知

本溪——抗聯大本營

東北抗日聯軍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抗日部隊。「九一八」日本侵略佔領中國東北以後，由部分原東北軍、中共抗日游擊隊、農民暴動武裝、義勇軍等組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抗聯在14年的艱苦抗日中，牽制了76萬日軍，消滅日本關東軍18萬，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本溪縣東營坊鄉的抗聯部隊營地和哨所。守珈琳攝



在老禿頂子山、老和尚獨子山麓建立了本溪、桓仁抗聯根據地，成為南滿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核心區域。以此為起點，抗聯的旗幟飄遍東北。